

沪上名媛严幼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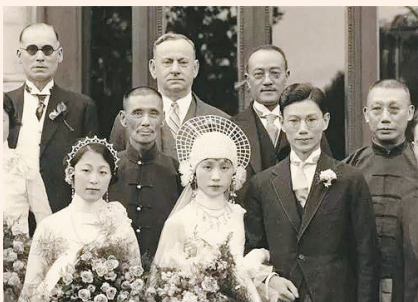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风姿绰约的严幼韵。



1945年,严幼韵(左一)和三个女儿的照片,刊登在美国《妇女家庭》杂志上。



严幼韵与杨光泐结婚照。



1959年,严幼韵与第二任丈夫、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登记结婚。

沪上名门闺秀

严幼韵的祖父是赫赫有名的“宁波商帮”领头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严信厚。

严信厚早年曾在红顶商人胡雪岩手下做事,后来经胡推荐入李鸿章幕中,从此发迹,这段历史在《上海县志》中有着明确记载:“(严信厚)由贡生入李鸿章幕,随苏军攻复湖州,鸿章督师剿捻委驻沪襄办,转运饷械。晋豫荐饥,又檄令往来津沪筹办赈抚。”

李鸿章晚清时期长期担任直隶总督,权倾朝野,严信厚在其手下担任天津盐务帮办,随后下海经商,先后创设天津同德盐号和物华楼金店,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来严信厚回宁波创办实业,工厂、商号遍布苏浙沪一带。1897年,在盛宣怀帮助下,严信厚发起创建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由于严信厚在政商两界的人脉和威望,1904年清廷批准各地成立商会时,他顺利当选上海商会第一任会长。

严幼韵就出生于这样一个豪商之家,1925年,刚刚20岁的严幼韵考入沪江大学读书。沪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规很严,严幼韵不愿受约束,于是便转入复旦大学商科学习。

1920年代能够进入大学读书的人很少,女生更是罕见。严幼韵当时住在静安寺一带,距离学校很远,家里便给她配备了一辆轿车代步,因为车子的牌号是84号,所以学校的男生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84号”。严幼韵的女儿杨雪兰1980年前后从美国回上海探亲,舅舅带她去探望严幼韵一位早年同学,杨雪兰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你就是84号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她一眼。’”杨雪兰这才知道母亲当年在上海滩是多么的有名。

复旦大学虽然招收女生入学,但人数却很少,严幼韵长得漂

亮,又会打扮,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严家在南京路上开着一家绸布庄,店里有好几位裁缝,严幼韵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乎每天都换一件新衣服。很短时间,这位新潮的沪上名媛便在校园里名声鹊起,成为复旦大学的校花,这也引起了一位青年才俊的注意。

轰动上海滩的盛大婚礼

这位青年才俊便是留美博士、后来成为严幼韵丈夫的杨光泐。

据他们的女儿杨雪兰回忆:“父母的结识,也跟‘84’有关。父亲第一次见母亲时,她正驾着那辆84号轿车。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后面。很巧,他们两个是参加同一个Party(聚会)的。父亲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开始不断地给母亲送花、约会,终于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杨光泐出身湖州巨富之家,16岁入清华学校,20岁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和政治学博士学位;1927年,杨光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28年,杨光泐又被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驻上海特派员,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与严幼韵相识了。

严幼韵的父母非常开明,他们对女儿选中的这个年轻人也很满意,认为家境和教育背景都还不错。不久,严幼韵便与杨光泐举行了婚礼,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场面宏大,宾客人数近千人,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多年以后,严幼韵在自传中回忆说:“1929年9月8日,我们在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我的婚纱和伴娘的礼服都是由上海著名的法国设计师加内特女士设计的。”这家大华饭店正是当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地方,由此也可看出严幼韵与杨光泐婚礼之豪华。

婚礼结束后,严幼韵先在上海愚园路和杨光泐母亲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南京住了几个星期。杨光泐当时已调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兼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称得上春风得意,同僚和朋友们争相宴请这对新婚夫妇,杨光泐和严幼韵在京沪两地几乎是夜夜笙歌,日子过得很是快乐。

1930年,杨光泐出任中国

驻欧洲特派员,在风光优美的欧洲大陆,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时也在欧洲的张学良和顾维钧是这对年轻夫妇的座上客,多年后,晚年张学良爆出了一桩陈年八卦:三十年代在欧洲时,他和顾维钧常去某位杨先生家里打麻将,一次顾维钧太太黄蕙兰突然冲了进来,把茶水泼到顾的头上,一边大骂在场的杨太太。

张学良口中的这位“杨先生”就是杨光泐,“杨太太”便是严幼韵。据说顾维钧与妻子黄蕙兰感情不和,而当时的社交界也盛传严幼韵是顾维钧的红颜知己,看来张学良的“爆料”也并非空穴来风。

马尼拉风雨

抗战爆发后,孔祥熙推荐杨光泐去菲律宾马尼拉做总领事,主要任务是为抗战筹款。到马尼拉后,严幼韵也随杨光泐投入到募捐活动中,在领事馆全体人员努力下,募捐钱款总额比原来翻了好几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菲律宾遭到日军包围和轰炸,各国外交人员纷纷撤离,驻菲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撤退前,专门在自己专机上为杨光泐等8名中国外交官预留了座位,但杨光泐他们坚持留下:“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

在日军占领菲律宾前,杨光泐等人开始秘密焚毁各种捐款收据、救国公债登记表和其他重要文件,以免落到日本人手里。当时,菲律宾还存有大笔国内的钞票,这是国民政府在美国印制的,运回国内途中在菲律宾暂存。杨光泐接到国内命令,将这些钞票全部焚毁,避免巨款落入敌手,引起国内经济动荡。

1942年初,杨光泐等8名中国外交官落入日本人手里,对于父亲被日本人逮捕的情景,杨雪兰记忆犹新:“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1月4日,我记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进来了3个日本宪兵,那时我还小,看着日本人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脚上都是包起来的,踢着正步。他们对父亲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他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

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

日本人对杨光泐提出了三个条件:1、通电重庆政府,劝其向日“媾和”,并宣布拥护南京汪精卫政府;2、在3个月内,为占领当局募集2400万非币;3、组织新华侨协会,与占领当局合作。

杨光泐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他们恼羞成怒,随即宣布了杨光泐等8名中国外交官的“罪状”:一、抗日活动;二、军事协助重庆政府;三、扰乱治安;四、抵制日货。1942年4月17日下午,杨光泐等人被残忍杀害。据在场的当地乡民透露,日本人让他们自己挖好坑后站在里面,然后开枪射杀,据说当时日本人并未击中杨光泐的要害部位,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脏,让日本人再打,毫无胆怯之色。

严幼韵并不知道丈夫已经遇难,她把被捕的外交官太太和孩子召集到自己家里。当时领事馆家属一共有40多口人,杨光泐和严幼韵一家居住的别墅现在变成了全体人员的住所,原来严幼韵和孩子们每人都有一间单独的卧室,而现在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一家人。

在严幼韵带领下,这些外交官太太们开始学习自己动手种菜、养猪、养鸡、做鞋,甚至还学会了做肥皂和酱油。严幼韵就这样维持着这个特殊的大家庭,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几十年后,严幼韵谈及当年的情景依然感慨万端:“现在回过来看,当时的我们确实非常勇敢。我们那时比我现在大多数的孙辈都要年轻——我与莫太太(莫介恩领事夫人)30多岁,其他一些人则更年轻。尽管我们不知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非常担忧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完全无法确定,但我们直面生活,勇往直前。”

杨光泐遇害后,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严幼韵,里面有杨光泐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络头发。严幼韵虽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但又觉得杨光泐他们毕竟是享有豁免权的外交人员,她仍然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人不敢真的杀害中国外交官。几年后,严幼韵等来了丈夫和他的同事早已遇难的噩耗。

抗战胜利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沪上名媛严幼韵近日在美国去世,在沉寂多年以后,关于她的许多旧日往事又随着这则消息缓缓地铺陈在世人面前。

除“沪上名媛”、“复旦校花”这两顶桂冠外,“顾维钧遗孀”可谓是严幼韵最有名的头衔了。其实与顾维钧结婚之前,严幼韵还有另外一段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泐也是一位外交官,抗战期间在菲律宾被日本人杀害。严幼韵一生,经历了时代巨变和战争创痛,她与杨光泐的婚姻生活更是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和外交风云。